

透过渔夫作家的文字，
遇见海上人、海上事、海上真情。

FISHERMAN

讨海人

廖鸿基 著

海洋文学三部曲
OCEAN
Ocean Literature

蒋勋推荐

1997年获得
“读书人最佳书奖”

1995年获得
“时报文学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透过渔夫作家的文字，
遇见海上人、海上事、海上真情。

FISHERMAN

讨海人

廖鸿基 著

OCEAN
Ocean Literature

海洋文学三部曲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讨海人 / 廖鸿基著.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6. 11

(海洋文学三部曲)

ISBN 978 - 7 - 304 - 08084 - 6

I. ①讨… II. ①廖…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0428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由晨星出版有限公司正式授权, 经由凯琳国际文化代理, 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在中国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15 - 4658

海洋文学三部曲

讨海人

TAO HAI REN

廖鸿基 著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 营销中心 010 - 66490011

总编室 010 - 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 100039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统筹: 郑毅

策划编辑: 吕剑

责任编辑: 李刚

责任校对: 赵洋

责任印制: 赵连生

印刷: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本: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210mm × 148mm

印张: 6.375 字数: 111 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304 - 08084 - 6

定价: 26.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推荐序 1】

认真

作为一个写作者，廖鸿基，在台湾文坛上的出现，是一个异类。

互相较为熟识之后，我才断续地听他说起过去曾只身赴南洋受雇养虾，在花莲与人合买小竹筏玩票性地出海捕鱼，以及假日独自在花东海岸流连漫游之类与海洋结缘亲近的事。这些都是很精彩的、有着独特品位和体会的生活中抉择和追寻的故事。

大约是从四年前开始吧，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于白天任公务员的繁杂工作之余，竟然热切地写起文章来，甚且经常彻夜不眠。他当时说，他其实并没有思考这是否就是文学创作，也不操心所谓的写作技巧，甚至鲜少阅读文学作品。

那时候，他虽然这样地忙碌，看起来却总显得容光焕发，安静的脸上隐隐显露着一种不寻常的喜悦，似乎有一股莫名的巨大力量一直驱策着他用文字记述生之经验中他与海之间的对应和共舞。他努力地让翻腾涌动于心中的潮流流露出来，同时也使自我的苦闷得以排解。他快乐地燃烧着自己。

他这样强烈的写作动机，着实令人欣羡。这样的韧性和意志力，这样的一个素朴的写作者，他自然地表达着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真情诉说着他对海洋的恋慕、感动和困惑。他没有舞文弄墨的居心。

然而就在这种不刻意中，他的诚挚实在却颇具开创性地丰富了散文的领域，丰富了台湾文学的风貌，使我们的视野时而能够转向围绕在我们岛屿四周的宽阔海域，让我们偶尔得以体味海洋多样神秘的呼吸，各种鱼类的奥妙生息，得以探触岛上讨海人的生活，他们在海上的奋斗，他们的尊严。

廖鸿基才刚出发而已。这是他结集出版的第一本书。他目前已成为专业渔人。源于认真生活的生命力和写作成果，相信是绝对值得愉快对待和期待的。

祝福鸿基。

陈列

【推荐序 2】

演什么，像什么

鸿基找我为他的书《讨海人》写序。我一直不敢答应，因为我认为写序的充分条件应是辈分较高的人，或是具有名望的作家。但是他很坚持，而且一再催促。我只好从一个好朋友的角度来谈他。

与鸿基相识不久之后，我们曾在环保抗争的事业上共事一段时日。那时，我们因一起制作文宣品而交往较为密切。几次夜里，工作告一段落时，我们长谈了一些彼此的故事。他告诉我，他曾在印度尼西亚养虾，那里的华人老板是如何苛刻地对待当地的工人。例如，在老板面前不得挺着身走路；工人吃饭只是一团饭、一片咸鱼。但是他不理睬老板的规定，买排球、足球跟工人们打成一片。老板气得半死，他却乐得要命。

与鸿基熟识后，和他较常深谈的话题不是政治，而是文学与音乐。

第一次赏读他的作品——一串没有标题的诗，就被他字里行间的真纯与自然所感动，他的作品呈现出他内心相当丰富的情感，尤其是对他生活的土地和大海。看过他的无心之作，我鼓励他写作，而且当晚就送他一堆书和录音

带，希望能给予他一些帮助。

他的领悟力很强，在写作上进步很快。在他开始写作之后，他经常拿着他的作品来和我一起讨论，我觉得他像一块强力的吸水海绵，不断地吸收来自各个层面、各个角度的冲击。我很意外，他这么快就能将自己投入写作的情境里，而且在短短不到三年，就出版了《讨海人》这本书。

我常这样称赞他：“演什么，像什么！”

多年前，我曾为调查沿海的污染问题，搭乘渔船出海，仅此一趟，我就因为晕船，吐得瘫在甲板上，直呼下次不敢搭乘渔船出海了。但是鸿基告诉我，他至少吐了半年多。他熬过来了，他已成为一个真正的讨海人。据渔民朋友说，三十岁以后下海犹能待下去的人并不多见。更难得的是，他竟能每天在辛苦的海上工作之后，还能写作。不过，也正因他敢于尝试，勇于忍受，他才能在那个很少人能够适应的领域里生活，并且融入其中。

虽然，在他的作品中，文字的使用并不是很娴熟、节奏的掌握也有些许缺点，但是他把海洋及讨海人生活的场景朴素地描写出来，那些真真实实，而我们又相当陌生的世界里的生活故事，瑕不掩瑜地足以盖过他技巧的不足。

最后，再次强调，这不是写序，而只是从一个朋友的角度来介绍鸿基。他真的是天才，他的作品真的很难得、很精彩。

林据环

【推荐序 3】

转折而起的关键一步

那年因缘际会我走到海上成为讨海人，一半原因是高山大海的天然生活环境使然，一半是陆地生活的困顿让我起心动念逃离陆地、逃到海上。大海里讨生活，不比陆地上换工作，或许重新适应转个身就有了新的开始。陆地、海上究竟是如此不同的两个世界，下海成为讨海人，从生活节奏到体能、心理整个工作性质改变了，繁华转而孤独，安定转而摇晃，这种情况下，个人所需承受的内在、外在压力和考验，如推荡船舷的不息涌浪无一刻终止。而吸引着我继续留在海上生活的主要原因，就是《讨海人》这本书里所呈现的海洋风景、海洋生物以及在这领域里讨生活的一群讨海人。

海洋给过承诺，当通过考验后，将逐一让我看见她的精髓宝藏。大海给予的诱因，胜过海上生活加诸在我身心的折磨，这让我有机会从蹲伏的甲板上立起身来。这个过程恍如一棵小草在土地上冒吐新芽。

才睁开的眼特别明亮，我深刻觉得这挣扎的经过不只是个人历练而已，或许有必要将这些海洋给的见闻，特别

是默默把在海上讨生活的这群讨海人的生活给记录下来。当时，还给自己继续留在海上找个借口，我告诉自己，这辈子至少写完这一本书，然后，才让自己回到岸上找个工作恢复“正常”生活。

没想到越是融入讨海生活越是发现，海上值得关注、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题材，绝不只是《讨海人》单一本书所能呈现。一次次站上甲板，一趟趟船只离岸，就像是踩上了一层又一层阶梯，眼界被打开了，命运被改变了。从此在海、陆间自在穿梭，从《讨海人》以后，我紧抓着笔，在一艘艘不同甲板上记录一趟趟不同的船痕。

之后陆续出版的许多本海洋文学作品中，其实，《讨海人》一直是我心底最放心的一部，不仅仅因为每位书写者的第一本作品通常最具原创性、最纯粹也最具个人风格，还因为《讨海人》这本书里有不少篇章得了文学奖的肯定。

当我收到出版社改版通知时，恰好是寒假期间，原想，大略修改即可，但可能是因为寒假里时间较为宽裕，一动手修改竟然就止不住挥了大刀。原意不动，但字词中拗扭不顺的、赘语赘词的、矫作不实的、说不清楚的……一一都用了些心力作了修改。显然，我一点也不放心自己二十年前的书写能力。

想想也是，如果对自己二十年前的作品仍点头称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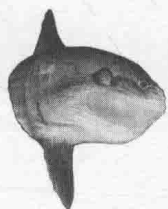
话，恐怕就更得担心了。

无论如何，这本书记录了二十年前我们海域里一群讨海人有血有泪的生活故事，对于快速变迁的海洋生态及渔捞，《讨海人》记录了当时东部沿海黑潮流域里的渔捞情形及生态状况，对我个人来说，这本书记录了自己生命过程中转折而起的关键一步。

寫
真
基

目 录

CONTNETS>



鬼头刀 / 001

三月三样三 / 013

讨海人 / 025

船难 / 035

撒网 / 049

一起 / 059

铁鱼 / 067

六月淡季 / 081

旺盛发 / 095

梦鱼 / 101

丁挽 / 115

海上黄昏 / 129

渔季结束了 / 135

讨海人的话 / 145

银剑月光 / 155

好彩头 / 165

评介

翻版的《老人与海》——期待海洋文学 / 彭瑞金 / 182

铿锵击撞的“铁鱼” / 蒋勋 / 187

好的起脚点 / 庄信正 / 189

我读《银剑月光》 / 潘弘辉 / 191

鬼头刀

海涌伯把渔获不及巴掌大的
小鱼放回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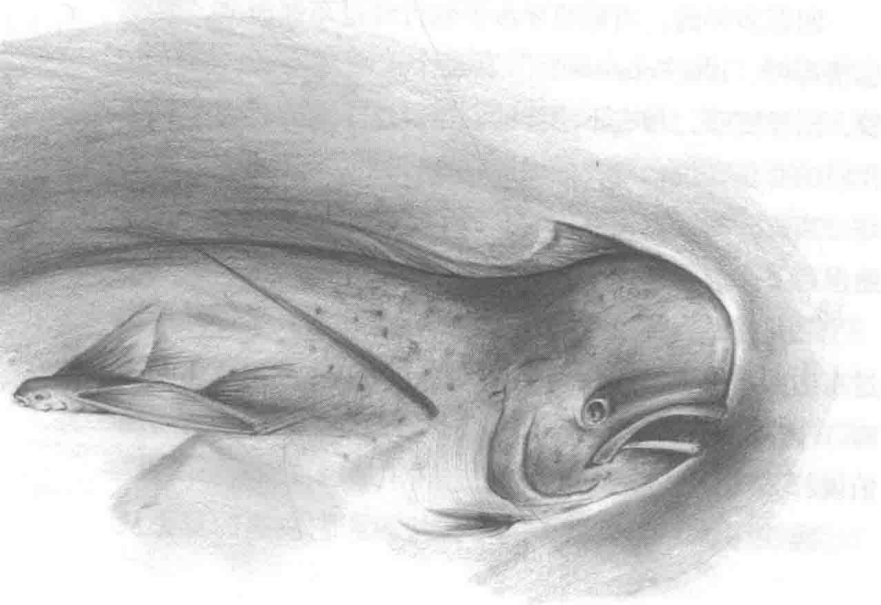
夕阳焕照，红霞满天，

船只落寞回航，

飞鱼照样飞起，

鬼头刀十分从容，

满满盘踞住我的视线。



渔船铿锵的引擎声，响彻黎明港湾，破晓晨风迎面吹拂，海上一片雾色茫茫。

船身随浪起伏，把墨蓝色的海水掘犁成翻花的白浪，东边天际的云彩如睡醒的猛狮，伸展着红彩爪牙，海面波光点点，迤迤汇聚霞红天际，沿岸路灯串联成弯曲的灯笼，明显标识着陆地与海洋的区隔。当我想到，除了渔人，很少有人能够在海上探望自己的家乡，心情就莫名地兴奋起来。

巍峨静蓝的中央山脉，像一座高大城堡般屏障着山脚下的小小城市。生活四十年的家园，山海夹层中，不过一线扁平的亮白。

四百多年前，当葡萄牙水手航行经过东部海面，曾经忘情高呼“*Ilha Formosa!*”真是个美丽岛屿啊！同样位置，同样赞叹，却有不一样的心情。这个美丽岛屿承载着我们的悲伤喜悦，与我们血脉相通，是我们俯仰生活的岛屿，当离开海洋返回陆地时，我心里清楚地知道，她的美丽保存了多少？

飞鱼冲破海面凌空飞起，像一只亮白的飞鸟，低空划过东边浮出海面的火红朝阳，飞越了比欢呼声更持久的距离。一个漂亮的弧线转弯后，飞鱼坠回海中，掌舵的海涌伯说：“飞鱼在逃避鬼头刀的追击。”

鬼头刀，果然是海中的一把快刀。它快速的身影从

船边一闪而过，在深邃的波光中闪耀着一身青蓝光芒。偶尔，它会放慢速度，甚至停在船边，用好奇的龙银大眼与我在不同的世界里相互对望。那眼神肆无忌惮、高傲锐利得像把刀。

当飞鱼将被追上，惊慌地跃出水面，逃到另一个空间里飞翔时，水面下，鬼头刀以它惊人的爆发力，继续盯住在空气中快速拍动翅鳍的飞鱼，也算准它落水的时刻，从容优美地回身转弯，把嘴巴特别张大，等待飞鱼的归来。

出海的心情就像那一只只跃起的飞鱼，逃离陆地上的琐琐碎碎，自由地在另一个世界里翱翔。但是，逃避得了吗？海洋终究是飞鱼生活的家园，就像港湾终究是船筏航行的终点。

漂浮在海面这一方摇摆不定的小小空间，大海只是个暂时逃避的场所，这片水世界里，陆地上复杂的人际关系仅存我与海涌伯单纯的同舟情谊，剩下的就是人与大自然、人与海洋，那无须多言，无须技巧，严肃而直接的关系。然而，岸上虽然是那样的扰攘不安、烟尘滚滚，但是，血脉、情感、魂魄都与那块岛屿牵绊相连，如同海涌伯常说的：“回去吧！起风了。”

海里的鱼群生性惊惶，只有海豚和鬼头刀肯大大方方靠近船筏，而它们又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跟渔人接触。

海豚常常跟在船筏边跳跃，虽然它们的泳速远远高过

船筏，但是它们就那么俏皮地跟在船筏边戏耍。

这时，海涌伯会把船舵交给我，也许他的年纪不再适合玩这样的游戏。我会加足马力，把满舵，让船只急速地压向跳跃的海豚，海豚会跟着船筏的转弯而转弯，仍旧与船筏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船舷边跳跃。我再把舵摇向另一个方向，让船筏快速离开，它们立刻又跟了上来，始终与我们保持一段安全距离。我们就这样跟它们在宽广的海域蛇行、绕圈子。在它们跃出水面的瞬间，我常看到它们的眼睛带着笑容，像一群顽皮的猴子。

我们之间虽然有那样友善的接触，但它们却始终保持警觉，那感觉既温暖又有点儿清冷，不晓得是海豚的聪黠还是渔人的悲哀？

曾经看到一只躺在鱼市场的海豚，它背上一坨黑色的洞是被鱼枪戳中的痕迹，长嘴下的一排牙齿竟然那么洁白晶莹，像极了人类小孩初长成的健康牙齿。

海上远远地，时常可以看到一圈激起白色浪花的海面，海豚的背影在其间穿梭跳跃，这是一群海豚正在享用鲣鱼大餐。年轻力壮的海豚会分头追赶一群鲣鱼，逐渐把鲣鱼群赶入它们围住的圈圈里，让家族中的“老弱妇孺”共享大餐。人们也沿用这样的方法把海豚围入浅湾中，然后集体屠杀，不为生活的必要，而像是嫉妒它们的聪明，或是怨恨它们的顽皮。

鬼头刀也会游近船筏，但感觉总是那样恍然，突然出现又突然失去踪影。它游近船筏可没感受到它的善意或恶意，仅仅是路过或者因缘际会罢了。它一点儿也不在乎船筏的阴影，不在乎船上虎视眈眈的渔人及渔具。偶尔它会停下来与你瞪上两眼，然后从容离开。它那毫不畏惧的眼神，显现它不是智商不足，就是信心十足。

鬼头刀不同于一般浮游鱼类惯用的灰黑保护色调，它美丽的色彩像极了热带雨林中的花彩鹦鹉，不但不惊惶避讳任何注视的目光，反而骄傲地展现自我的存在。两片鲜黄胸鳍平衡着青色的流线身躯，像一艘在海洋中悠游的潜艇。它的背上缀饰着蓝色发亮星点，在墨蓝的海水中如武士佩戴着勋章般的神气，也像夜暗星光般的神秘与诡异。

虽然鱼市场里鬼头刀算是贱价的鱼种，但是卖价的高低不能丝毫减损它在我心目中的价值。我觉得它的价值表现在生命上，就像它身上美丽的色彩与蓝色星点，这些美丽，当它离开海洋、离开生命后，立即蒸发似的消逝无踪。将近五年的海上经验中，每次看到它们，我的心情都会像桨叶搅动后的海面般波波痕痕。

初下海那年夏天，一个乌云满天的傍晚，暴风雨正盘算跟着夜幕来袭，海涌伯把引擎催赶成急迫的回航节奏，船只在立雾溪海口，一条大鱼咬中了我们船尾拖钓的假饵，八十磅的粗线及缓冲用的内胎橡皮瞬间被拉成笔直，